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吉尔曼 著

林淑琴 译

她 乡

新世纪
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吉尔曼 著

林淑琴 译

她 乡



新世纪
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乡/ (美) 吉尔曼著; 林淑琴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6484-1

I. 她… II. ①吉… ②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0292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编辑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30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2.0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洋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她乡》和《黄色壁纸》导读

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一八六〇年出生于美国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市(Hartford, Connecticut)。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门在外,把妻儿送往亲戚家里寄宿。吉尔曼的祖母家族(the Beecher family)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社会改革家,例如姨婆:哈莉叶·毕秋·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是以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闻名、大力呼吁废除黑奴制度的作家,凯萨琳·毕秋(Catherine Beecher)提倡女性主义,依莎贝拉·毕秋·胡克(Isabella Beecher Hooker)积极推动妇女参政投票的权利。这些长辈积极开放的从事社会改革运动,无疑启迪了吉尔曼女士对社会改革和女性平权的信念与决心。

吉尔曼年幼时父母离异。少女时代的她曾立志不婚,以便能够自由地帮助他人,但在二十四岁时改变初衷,和查尔斯·华特·史德森(Charles Walter Stetson)结婚。史德森是世纪交替之际,典型的美国男人,只要妻子守在身边崇拜他,对吉尔曼的文学企图颇不以为然。生下女儿之后,吉尔曼的身体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求助于费城的名医西拉斯·威尔·密区(Silas Weir Mitchell)。他的治疗法是强迫病人完全休息,提议吉尔曼从此不能提笔写作或画画。吉尔曼在自传里提到她差点就此崩溃,并且日后根据这个医疗经验写成著名的《黄色壁纸》。

毅然决然结束为时四年的婚姻之后,吉尔曼撑着病体,只身带着三岁的女儿前往加州落脚,勤奋的展开独立的生活,靠写作和演讲维生,渐渐成为妇女议题和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她认为女人不该只关守在家里,应该被允许参加社会的生产活动,分担社会责任。她大力提倡社会

进化论,相信借由教育和经验可以改造社会。

经过漫长的鱼雁往返,一九〇〇年吉尔曼再婚,嫁给乔治·修顿·吉尔曼(George Houghton Gilman),结婚三十四年直到乔治过世。乔治始终全力支持妻子的社会改革运动。

一九三五年她罹患乳癌,患病到了末期,她决定服毒自杀,声明在面对可怕漫长的死亡时,个人应有选择死亡的基本权利。

她的言论在她死后沉寂多时,一直到了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者重新将她挖掘出土,这位本世纪初杰出的社会运动家和理论家才又获得重视。她一生写作不计其数,著名的非小说作品包括:被妇女运动视为“圣经”的《女人与经济》(Women and Economics, 1898)和《关于小孩》(Concerning Children, 1900)、《人类工程》(Human Work, 1904)、《男造的世界》(Man-Made World, 1911)、《他的宗教和她的》(His Religion and Hers, 1923)等。

《她乡》和《黄色壁纸》是吉尔曼女士两篇最著名的小说。

一 《她乡》

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她乡》是一个女性乌托邦的讽刺寓言。故事借由三名男性科学家代表社会既成的偏见,透过他们在地乡的遭遇,来检讨传统社会以男性为主体的价值观,同时提出女人为“人”的信念,并全面讨论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议题,举凡社会结构、经济、教育、宗教、生育,甚至环保,都有前卫进步的看法。

社会学家范对全是女人治理的国度深感兴趣,自以为能客观科学地观察事物。医生兼植物学家杰夫怀抱骑士的浪漫想法,一厢情愿地美化女人。花花公子地理学家泰利以为进入她乡能征服女人,享尽风流韵事。三名男子进入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才发现自己的无能和无助。他们先是被囚禁,然后试图脱逃不成,只好认命学习她乡的语言和文化。后来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结交初次邂逅的少女,进而结婚。但

是所处的地位,就像故国的妇女一样,必须压抑自身的需求,调整自己去附庸在配偶之下,完全颠覆了一贯男尊女卑的社会架构。

吉尔曼笔下的三名男子都带着错误的假想和自以为是的策略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沙猪泰利怎么也不肯相信一个治理完善的国家没有男人,面对成熟的女人却视而不见,只见到遍地“都是女孩”。温柔的理学家杰夫将女性视为尼姑和小妹的混合体,需要男人怜爱。范这个社会学家也深信一个母系社会的国家里也可能有男人。三个男人一致认为这样整齐有序的国家一定需要男人方可建立,于是带着足够的弹药闯入,以便防范他们想像中的男人。对他们而言,女人是不需要防范害怕的,因为她们一向扮演的都是需要被保护、柔弱的角色。

在树上追逐三名少女时,和后来三人被包围后,泰利拿出丝巾和假钻石引诱她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野蛮落后的民族,碰到女人可以用廉价的赝品收买,碰到男人可以用武器摆倒。她乡的女人面对这些无关痛痒的小玩意全不在乎,采取合作的方式,并不诉诸于男性的暴力,保护自己免受外力的欺侮,显现出这些“文明的”访客其实不比野蛮人高明多少,他们不过是用枪炮代替了棍棒毒箭。

书中对性别的定义也提出新的看法。在既存的社会里处处昭告着所谓“像男人”、“像女人”这样的偏见。身为女性,多少次曾经被告诫不准这样那样,原因无他,只因为你是女的。相同的,男性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承受莫名其妙的压力,必须光宗耀祖,必须强壮勇敢。吉尔曼书里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指出人类一些高贵的品质往往被归属于男性所有,女性被排出在外,例如:慷慨、勇敢、智慧、强壮、创造力、可靠。女人拥有同样的品质,但在表现时,总会被贴上“男性化”的标签。当三个男人被抓时,“像男人一样地挣扎,结果反而更像女人一样被安全地捆绑”。所谓“男性化”、“女性化”的定义在抽离特定的时空后,实存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形成讽刺的景象。

在她乡里,没有男人批评这些女人是否不像女人,她们可以正常地发展属于人类可贵的特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品质的女人。

渔妇和市场的女人可能展现相同的力量,但比较粗糙笨重。这些女人明显的身手矫健,完全称得上敏捷有力。大学教授、老师、作家——很多女人展现相同智慧但常常面露紧张矜持的表情,这些则明显的才情出众,但仍像牛似的从容自在。”不过在泰利眼里,她们只有在编织时才有那么一点女人味。范后来反省:“我们坚信深爱的‘女性魅力’根本不女性,而只是反映男性特质——为了取悦我们而发展的,”她乡的女子无须取悦男人,所以可以自由发展。

她乡的女子借由“处女生殖”或“自体生殖”来繁衍后代。听到“处女”这个名词时,她乡的人非常迷惑不解,杰夫解释说处女指的是未曾交配的雌性动物。她乡的人更加迷惑地问同一词是否可用在雄性身上,杰夫只能潦草地回答说可以,只是很少用。杰夫坚持要替女友西莉丝携拿重物,因为在他的国家女人是不该做这些粗活的,这引来西莉丝的迷惑。她乡的女人身手比男子矫捷,智慧也不比这三名男子逊色,甚至超过他们。但泰利认为“她们不懂谦虚,没有耐心,不肯顺服,一点儿没有天生柔顺的样子,那才是女人最大的魅力。”(第六节)杰夫和范俩人在她乡的女人天真的问题里,逐渐发现他们原来的社会存在的性别歧视和双重标准。

在她乡,母职是经过理性的选择,不只是直觉的,“不像我们的受孕是无助的,不是出于自愿的”,她乡的女人若不担任母亲的职责则被劝服不要生育,这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仍然是非常激烈但诚实的言论。我们不断美化母亲的角色,把女人关在家里做奴隶,难得思考母职或亲职的培育。

另外,女人的工作量往往大得超乎男人的想像,书里泰利夸口说在美国女人不用工作,但经过她乡的人几番追问,才透露三分之一的女人需要养家活口,同时也生育比较多的孩子。其他所谓关在家里被宠爱被崇拜的女人,有佣人替她们管家,照顾一两个孩子,除了为招待客人打扮美丽,侍奉丈夫的需要外,成天无所事事。富裕的女人活在男人的偏执里,贫穷的女人则须负担养家育儿的双重责任。即使在今天的台

湾,中产阶级比例增多,女性的事业成就往往超越男性,但回家后仍然得负责一家的生活起居,等于担任了两份全职的工作。一旦孩子行为偏差或丈夫有了外遇,女人便成为这些不当行为的祸首,社会的压力都先要求女人放弃工作,鲜少要求男人做同样的牺牲。

吉尔曼女士强烈认为孩子是属于国家社会的,爱护教育孩子是社会大众的共同责任。因为孩子关系着日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教养孩子的大任不可轻忽,需要专业人才来负责。她乡的女人各有特长,专司不同的社会职务,育婴的事业也需要专人负责,而且是由最优秀的人才掌管。她乡的人“为了孩子的利益发展出紧密的互助关系,”形成牢不可破的友谊,进而爱国家爱同胞。文明高过以男性统御的文明,因为她比较讲理,她们强调的是“社会/社区”,她们的希望和野心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不是经过‘物竞天择’……战战兢兢要跑到别人前头——少数人暂时居上风,多数人不断被踩在脚下”,形成仇视对立的阶级,造成动荡的社会。

她乡文明已经非常完善美丽。她乡的女子和三个从两性并存的社会来的探险者结婚,满心期待着孕成更崇高的新文明。她们认为如果一个单性的社会能有这么高的成就,那么两性互相帮助成长的社会将是何等高贵的美景。吉尔曼对创造两性的乌托邦是乐观的——如果“人”的共同意识里包括的是男人和女人,而不只是男人的时候。

二 《黄色壁纸》

一八九二年出版的《黄色壁纸》在沉寂半个多世纪后,于一九七三年由女性主义出版社挖掘再现。这篇吉尔曼女士自传性的作品又成为惊艳之作,也被公认为她最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吉尔曼在第一次生产后得了忧郁症。治疗的过程对她造成身心更大的萎缩。这篇故事的许多情境据说都是她当时心情的写照。

这篇作品控诉性非常强烈,叙述者因为精神忧郁,和当医生的丈夫

来到祖先留下的产业度假散心，并且接受当时流行的休养治疗法。丈夫的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强迫她离群索居，不事生产的休养。她不能参加社交活动，缺乏人群的刺激，只坐在那里吃药发呆，呼吸新鲜空气。更糟糕的是她惟一能够自主并有创造性的活动——写作，也严格被禁止。

她对自己病情的建议完全不被丈夫以及也是医生的兄长采纳，一再被迫屈从于丈夫的“善意和疼爱”。起居的卧室也无法选择自己喜爱的，困居在加了铁窗，床铺钉死的丑陋房间里，生活的自主权完全被剥夺。面对房间内可怕的黄色壁纸，从原先的憎恶变成后来的喜欢。日复一日，壁纸的图案衍生成囚牢的栅栏，她先在栅栏后面看见蹒跚爬行的女人，急于要帮她脱困。夜复一夜，这个爬行挣扎的女人最后变成了她自己。讽刺的是这个她急于要破除的黄壁纸囚牢竟然变成她安全的藏身处所，她把自己关在房里不肯出来——自我囚禁竟然变成她叛逆的方式。因为在那里“我可以顺溜……那圈环绕墙壁的长污痕，这样我就不会迷路了。”

这篇小说里我们看见一位有创造力的女人在社会（以丈夫、兄长和小姑为代表）的压力之下逐渐崩溃的过程。她的欲望一再受到社会威权的压抑剥夺，因为这些威权自恃全能全知。丈夫和兄长都是名医，理所当然知道病患的需要。小姑也成为执行这些威权的工具，处处阻挠叙述者的创造工作。她的创造力在无可发泄的管道下，移情成为面对黄壁纸的遐想，最后终至崩溃。

目 录

她乡	1
一、非不自然的事业	3
二、卤莽的前进	16
三、奇特的囚禁	28
四、我们的奇遇	42
五、独特的历史	55
六、讨厌的比较	68
七、日渐谦虚	79
八、她乡的女孩子	91
九、我们的和她们的关系	104
十、她们的宗教和我们的婚礼	117
十一、我们的困难	129
十二、驱逐出境	142
黄色壁纸	155

她 乡

一、非不自然的事业

可惜这是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故事。如果当初能够带回小心收集的资料,或将可以写成非常不同的故事。一本本写满记事的簿子,小心抄誊的记录,第一手的描述,还有图片——全都丢了。有些鸟瞰城市和公园的照片记录许多街道、建筑里里外外美丽的景象,还有那些动人的花园,最重要的是那些女人本身。

没有人会相信她们的长相。谈起这些女人,怎么描述都没有用,何况我向来都不擅长描述。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做,在那个世界之外的人应该知道那个国家。

我没说那是在哪里,惟恐一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教士或商人或贪婪的土地开发商会强行进入。我只能说没人需要他们,何况他们若真找到了那个地方,恐怕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三人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泰利·尼可森(我们以前都叫他老尼克,理由正当)、杰夫·马格瑞夫、我,范·戴克·简宁斯。

我们认识经年,虽然各有差异,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科学都感兴趣。

泰利很富有,可以为所欲为。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探险,以前常常大呼小叫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探险了,只剩补钉和塞牙缝的去处。他可真的把牙缝都塞满了。他多才多艺,特别擅长机械和电力,拥有各式的船舶和机械艇,还是顶尖的飞行员。

没有泰利,我们不可能经历这件事。

杰夫生来就是要当诗人、植物学家,或者两者皆是,但家人说服他当个医生。就年纪而言,他已经是个好医生,不过他真正的兴趣还是他爱称的“科学的奇迹”。

至于我呢?主修社会学。这门学问当然需要很多其他科学的佐证,我也都感兴趣。

泰利特别擅长真凭实据的事,如地理和气象之类。杰夫随时都可以在生物学上打败他,而我却不在乎他们讨论什么,只要和人类生活有关就行——无关的只有少数几样。

因缘际会,我们加入一个庞大的科学探险队。他们需要一位医生,使得杰夫有借口放弃才开始的医疗工作。他们需要泰利的经验、机器、金钱。至于我呢?我则是借由泰利的影响力加入的。

这趟远征是到一条大河的千百条支流和硕大的腹地去,地图需要重新描绘,野蛮的方言需要研究,可以预期各种奇花异草和珍禽走兽。

但这篇故事说的不是这趟探险之旅,这只是我们个人长征的开端。

我的兴趣最初是被向导挑起的。我对语言学习得很快,也知道很多种,随时可以学会新的。不过我们还是带了一个很好的译者同行,我一路弄清楚不少这些部落的传说和民间神话。

我们溯河而上,越走越深入,置身于河流、湖泊、沼泽、密林交织的暗处。崇山峻岭之后常常此起彼落的忽然冒出悬崖峭壁,我发现越来越多野蛮人谈论一个故事,叙说在高远之处有个奇怪可怕的女人国……

“在那后面”、“在那边”、“往上走”——他们能提供的方向就只有这些,但他们的传言都有一个主要的共通点——这个奇怪的国家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和女孩。

他们没有人见过那里,说任何男人去了那里都很危险,会丧

命的。但这都是古老的故事，从前有个勇敢的调查员见过那里——一个很大的国家，很大的房子，很多的人——全都是女人。

难道没有人再去过吗？有啊！不少呢！但都没有回来。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这一点他们好像很清楚。

我告诉伙伴这些故事，他们哈哈一笑。我自然也不例外，很清楚野蛮人的梦是什么组成的。

但当我们到达最远的地点时，也就是我们全部必须折返准备回家的时候——最好的探险活动往往都是如此——我们三人发现了一件事。

我们扎营主要的地点是在突出河流主流的小沙洲——反正我们认为这是主流。河流泥黄的颜色和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见过的相同，味道也一样。

我碰巧和最后一个向导说起那条河流。这位向导是个相当优秀的人，眼睛灵活明亮。

他告诉我另外还有一条河——“在那边，河短，水甜，红与蓝。”

这下我可感兴趣了，急着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所以我拿出身上的红蓝铅笔，又问了一次。

是的，他指着河流，然后指着西南方向。“河——好水——红与蓝。”

泰利就在附近，对这家伙的指指点点也感兴趣。

“范，他说什么？”

我跟他说了。

泰利一下子热络起来。

“问他有多远？”

那人说路程很短，我推测大约两三个小时。

“我们去吧！”泰利急着说。“就我们三个。也许我们真能找